

酒
惡
花
愁
錄

下冊

中華書局印行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最新 新 小 說 出版

(全書十二冊)

是書自柯南道爾初期著作起。至一千九百十四年止。共得福爾摩斯偵探案四十四種。其中半爲我國所未譯。卽日本亦未譯有全璧。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書中所談學理。均的切合用。絕非徒恃幻想荒渺無稽者可比。全書分十二冊。千六百餘面。計五十萬言。誠偵探書中空前未有之巨著。

(定價洋四元)

凡歷史.言情.偵探.社會.教育.均備

兒 童	波 蘭	紀 克 麥 再 生	德 國 軍 事 偵 探	石 麟	八 一	竊 中	心	歐 陸	戀 海	情	雲	天	拿 破 崙	歸 山	廬	情
遺 恨	錄	案	談	移 月	記	竊	獄	縱 橫 秘	之 惡 波 瀾	花 因	想 花 因	刑	破 崙 之 情	夢	花	競
曆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二冊	全二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鐵	記	記	網	全一冊五角	全二冊六角	全二冊六角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二冊	全二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一冊	全二冊七角	全二冊七角	全二冊四角半	全一冊五角	全二冊六角	全二冊六角	全二冊六角

酒惡花愁錄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剔青釭新填感逝詞 | 浮綠燈小集迎秋院 |
| 第二回 | 窗外天桃驚驚午夢 | 筵前華燭絮話歸心 |
| 第三回 | 納良規斂手閱牆爭 | 飽艷福銷魂金屋貯 |
| 第四回 | 懽女兒蘭閨生怨語 | 談豪傑月夜作清遊 |
| 第五回 | 謀進化學校賦新礪 | 動官威府尊頒厲訓 |
| 第六回 | 虔禮佛重證舊因緣 | 浪吟詩喜添新伴侶 |
| 第七回 | 講風騷促膝接宵談 | 傷墮溷證心銷綺孽 |
| 第八回 | 談自治五大令受窘 | 論新章萬刑幕解圍 |
| 第九回 | 開盛會學界破天荒 | 致訓詞長官鑽地窟 |

- | | | |
|------|----------|----------|
| 第十回 | 紀鏡寔大肆懸河口 | 虞文福暗結保界團 |
| 第十一回 | 腐紳士咬文嚼字 | 蠶鄉民敗產傾家 |
| 第十二回 | 旁觀客冒雨發陰謀 | 莫逆交傾樽申正誼 |
| 第十三回 | 敘歷史小學校現形 | 忤監督莽生徒入獄 |
| 第十四回 | 荊棘當途並羈縲鯢 | 薰齋入器雙作曹邱 |
| 第十五回 | 研教育斗室集羣英 | 賣癡獸晨餐謀小醉 |
| 第十六回 | 敲詩把酒忙裏偷閑 | 治國齊家小中見大 |
| 第十七回 | 憐同病幽憤訴家庭 | 聽方言新書翻目錄 |
| 第十八回 | 迎輿小語視學爭風 | 隔舫狂譚書生落水 |
| 第十九回 | 跪庭闈委曲慰親心 | 謁函丈從容談性理 |
| 第二十回 | 講新聞鄉村搆奇變 | 讀報告書牘選諧文 |

第二十一回 憶舊情良宵對月

聞警報平地驚雷

第二十二回 占三從二物與民胞

推己及人水深火熱

第二十三回 隊官發語別有肺腸

總鎮過行幾無面目

第二十四回 顧得錢陡遂發財願

黎滋勇首建勸降功

第二十五回 念民艱紀鏡寔賈禍

急友難洪匡白輕身

第二十六回 柯部長仗義救書生

梁統領施威刑志士

第二十七回 談縣事黎滋勇薦賢

攬幕才胡天舟佐治

第二十八回 楊紳士白頭請願

張中軍錦服榮歸

第二十九回 兵逐匪小百姓遭殃

匪賺兵關委員倒竈

第三十回 牛鬼蛇神前塵若夢

美人香草本事成詩

第三十一回 隱綠天再入黃梁

訪赤松同迷白雪

第三十二回

識草書酒令翻新

吟短律詩情入古

第三十三回

耐歲寒三友話深情

奮舌戰五倫宣奧義

第三十四回

一堂傾蓋合誦南華

拾級登山共尋蘭若

第三十五回

調律呂初聞空谷音

對嫦娥再彈流水曲

第三十六回

地老天荒成絕憾

筆酣墨飽訴餘哀

酒惡花愁錄 下冊

第二十五回 念民艱紀鏡寰賈禍 急友難洪匡白輕生

話說匡白拿手做一個圈兒說道。你知道麼。他們都是這個裏頭的人。望蒼笑道。原來他們都在你掌握之中呢。匡白笑道。不是這樣說。這個圈兒。就是他們的符號。大約那個什麼梁統領。和這三人。都是真正同志。就是那老顧。敢怕也是新進加入了。天舟道。這是什麼頑意兒。我是不懂。匡白道。你不懂麼。大刀哥。老。三。點。洪。江。便都是把這個圈子做符號。你怕全中國都是佈滿了革命黨嗎。還不是利用他們這班人。這裏頭亡命。無賴。肱。篋。剪。絀。色。色。俱。備。所以他們的勢力倒還不弱呢。又笑向着望蒼道。你說想挫他的氣。倒不要被 he 折了你的威風罷。鏡寰道。如此說來。難道我們乖乖的讓他在我們地方上不成。望蒼

天舟也道。我們和他講理。難道他還有什麼不服。這是可以無庸過慮的。匡白道。不是我過慮。他本來想長駐在此過太平日子。你們却要趕他開去。這不是大傷他的心麼。這種事情。他死在土裏。都是不服。何況他眼睜睜的活着呢。望蒼道。據我折衷之見。拒絕他的宗旨。是必不能改變的。不過措詞之間。不妨婉轉一點。免得給他面子上下不來。他就不至於老羞變怒了。鏡寰天舟都說不錯。匡白還是搖着頭不以爲然。這天天舟回家。順便又到呂太太家坐了一會。原來那湖口光復的時候。風聲甚緊。所以呂家的全眷。連忙雇了一隻民船。仍回都昌來避亂。只留着止雲伴着姊丈。仍在湖口。這且慢表。到了次日。閩縣的官紳都齊集明倫堂。連那保安員。黎科員。凌知事。閩大令。一併在內。搖鈴以後。黎科員便登台宣布民軍的德意。並婉轉勸導。閩大令交出舊印。以清新舊的界限。接上凌知事也演說一回。凌知事後。便是那個姓秦的保安員。名叫秦始

證的上臺去支離閃爍的演說一會。所說的話。無非是說保安兩字。怎樣的要緊。地方上應該怎樣籌款供給的話。接上還有那饒得勝黃金炎兩個。也瞎嚼了一頓。鏡寔這時。心裏就老大不舒服。看看他們說完。便盛氣上臺。拿定了就地籌款。就用人八個字的主意。反覆申明。越說越起勁。說到盡情。不但是他三人沒有在都昌停站的餘地。連這保安員三字的名目。都幾乎成了贅疣。把從前和望蒼們商量的許多婉轉話。一概拋往九霄雲外去了。會場之上。掌聲如雷。那幾個保安員。却是如坐針氈。又苦於大庭廣衆之中。不好發作。只得怒目而視。不作一聲。這種情形。惟有匡白瞧得最準。便悄悄地把天舟望蒼一把拉到後面。頓足埋怨道。我知這事情不妙。如今可鬧糟了。這都是你們剛氣太盛之故。現在却怎樣處。望蒼天舟都道。鏡寔的話。却是過激烈一點。怎樣他上臺便是勇氣百倍。把我們事前所商量的。一概拋往腦後去了。匡白道。可不

是咧。望蒼道。想來無非是得罪了他們罷了。總不至於有多大的禍患。匡白道。你還硬着嘴。恐怕有些不妙呢。天舟道。他有多大的魄力。却敢難爲我們。匡白道。你只管不信。如何是好。說着。已聽見外面搖了散會鈴。不一時。鏡寔進來。匡白着實埋怨。望蒼天舟也說方纔的話。未免過於激烈了。鏡寔笑道。這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天下豈有畏難退却的紀鏡寔麼。匡白道。你這種倔強性。有時候行不過去。還須收斂一點纔好。天舟道。豪氣未除。也是吾輩的常事。不足爲怪。望蒼道。雖然是如此說。却也應相時而行。方不愧既明且哲。匡白道。三句不離本行。你們又牽起文來了。好好。左右算是我多心罷。說着。便大家散去了。過了兩天。不見什麼動靜。那黎科員也回九江去了。鏡寔們更是心安意定。到了第三天下午。匡白天舟在家。望蒼下鄉去了。單單只剩了一個紀鏡寔在教習會內。不隄防那個饒得勝。帶着一個兵弁。身上背一枝快槍。一柄馬刀。一逕

尋到教育會內。問着鏡寔。鏡寔也就慨然出見。察看情形。知道有三分不妙。却也並無畏葸退縮之心。那饒得勝便趕上一步。身上拿出秦始證一張片子說道。我們這位秦君。請你老哥到城外顧委員船上有兩句話談。請便發駕。鏡寔這時雖然知道事意。暗忖他總不能危險到我的生命上。倘若我稍存畏懼之心。便給他恥笑。不如慷慨些罷。主意已定。便慨然應允。那饒得勝便叫那兵弁前行。讓鏡寔居中。自己押後。一逕到了城外。早有一隻小火輪靠着顧得錢的座船灣着。饒得勝引鏡寔上了座船。使個眼色。傍邊七八個兵弁一齊動手。把鏡寔扶過小輪。只聽見撲通一聲。早已一掌打下貨艙去了。這個當兒。天舟已跑出了城。拉着匡白同趕到座船上來。被四五個兵弁用槍攔住。只見那饒得勝滿臉殺氣。大聲喝道。紀初旭我把他帶去見統領。不日就回的。你們放心罷。有上來的。須吃我一槍。話猶未了。幾個兵弁一齊拔動槍機。潑刺一聲。却是空

的天舟匡白受此一驚。脚下即已停住。幾個兵弁擁着饒得勝飛也似的過了小輪。鳴的一聲解纜而去。天舟還是目定口呆的站着。只聽見那顧委員要緊不急的說道。這是什麼緣故呀。爲什麼事前我們全不知道呢。匡白把手向天舟肩上一拍道。今日如何。呆看着又待怎樣。我可不是格外多心的呢。還不趕快去設法子預備援救麼。天舟驀地又是一驚。回轉身來。拉着匡白往城裏便跑。到得城裏。纔聽見衙門裏的消息。說是方纔那三個保安員帶着兵士拿了槍。上了子彈。到縣衙門去見凌知事。門口用兵把守着。一個人也不許進出。指定要一百二十塊洋錢。凌知事不允。他幾乎就要動手。後來逼得沒法。只得送了一百塊。還有二十塊就把銅鈔折了。說了好些軟話。纔得脫身。不料出了衙門。那姓饒的又往街上那邊去。當時還有顧總爺船上一個人領着去呢。原來饒得勝雖然到過明倫堂。却並不知道鏡寔就在後面住。所以要人引路去的。

看官。須知鏡寰這場橫禍。實是受着顧得錢的恩惠呢。當下天舟向匡白道。現在我方寸已亂。只好到凌知事那邊去設法罷。匡白道。凌知事是我們同鄉。來的時候。還到我家投了一個名片。我還沒有回拜他。我生平是不願見官府的。但是事到如今。也顧忌不得許多。只好同你一走。說着。兩人便雙雙往縣衙門而來。更不待傳報。不投名刺。一逕直走將上去。凌知事劈面迎著。便大家亂在一處。凌知事道。我只以爲他在我這裏橫行了一頓。也就心滿意足了。誰知他還要得寸進尺。匡白道。現在事已至此。應該設法救援要緊。凌知事道。這個自然。依我的意思。先打個電報到都督那邊。說明情節。再加派幾位代表。星夜趕到湖口。和梁統領去面爭。可好。天舟道。現在只有這一着了。但是我們這裏不通電報。如何是好。匡白道。吳城去此。只有一水之隔。就派人連夜盪我那個划子到吳城去拍發罷。天舟道。這個好極。趕緊擬電文罷。凌知事便連忙跑了進

去。一會兒又出來道。你們諸位一面去舉代表何如。天舟便應聲而出。連忙叫人發了許多緊急傳單。不到一刻。就有許多愛聽新聞的人。齊集到明倫堂上。天舟們買了兩枝大燭點起。也沒有預備座位。就大家站在那裏說話。到公推代表一層。鬼也沒個出頭承認的。天舟此時只氣得四肢發顫。忽見匡白把手向胸前一拍。跳起來大喊道。罷了罷了。這叫做望着水乾死禾。我這外縣人去一個罷。不要把他們諸公嚇死了。誰知這樣一激。到激動了兩個生意場中人也。各人挺着身子說道。我們雖然是做生意的人。也還有點良心。怎麼見人家有這種大難。都不去救他一救。來來來。我們一家算一個。天舟大喜道。商界的代表。也是萬一少不得的。這樣一來。連天舟就有了四五個人了。正在會議未了。忽見尙會計走來。天舟便要他承認一個。尙會計沈吟一下。也就允許。不一會。呂逸卿又恰好來了。天舟便自大喜。說明緣故。自然是應允了。這纔和匡白

重新到縣衙門來。向凌知事說了舉代表的事。互相太息一頓。天舟便問電報可曾發去。凌知事道。電文還沒擬好。天舟慌了道。這却如何是好。匡白向天舟道。這時候沒有什麼客氣。你何妨代擬一個呢。天舟道。也好。凌知事便欣然把天舟帶到裏面簽押房內。只見一個師爺帶着眼鏡。正在那裏握管疾揮。約已有兩三百字了。天舟略一行禮。也不暇請問姓名。便道。這種告急的電文。似乎以簡爲要。說着便把那稿子略略一看。便道。老夫子所擬的正有用處。只要在後面加上一段。便可以做這舉這些代表的乞援公文了。兄弟無禮。就僭擬一個電文罷。說着便在棹上拿一枝筆。筆不停揮。草成了。約有七八十字左右。凌知事和那老夫子看了。都道。又詳盡。又簡當。好極好極。便馬上用公文套子封了。用過了印。派兩個護兵帶着。交給匡白同往河下連夜去了。這裏天舟就請那位老夫子加擬那封公文。老夫子道。足下不假思索。遊刃有餘。索性請大

筆一揮罷。天舟也不推辭。登時一揮而就。凌知事道。依我看來。縣教育會勸學所。和自治議董兩會。少不得也要各具一份公文。纔覺得力量更厚一點。天舟道。這個無須重擬。只須把這封公文首尾稱呼一換就是了。但是既有公文。便要印記。教育會的圖記却有。勸學所雖未開。圖記也已刻好。可已從權蓋用。只這自治會不知他們可願意出名具保麼。凌知事道。事到如今。想來沒有什麼不肯。說着便一面叫人趕繕三份公文。一面叫人到自治公所去借圖記。誰知一連三回。都沒拿着。不是說圖記歸議長帶回家去。就是說鎖圖記的鑰匙給議長拿着走了。這時天舟便是氣得發昏。凌知事便也十分着惱。便馬上揮一個硃諭。叫兩個聽差。兩個護兵。拿着前去。如果再拿着圖記。只管拿人來見我。果然官威利害。一刻兒就居然把那塊長方形的豆腐乾兒拿來了。這裏三分公文。業已繕完。天舟也叫人拿出教育會勸學所的圖記。分別蓋用過了。已

經有了二更。忽見匡白又同着兩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來。這兩人一個姓章。一個姓魯。都和鏡寰有狠大的世誼。聽說鏡寰猝然遇險。便一齊自告奮勇。要去做後援。天舟這一喜。更是大出望外。匡白並說我已經另專一人到望蒼家去了。叫他明天趁着天明進城。次日黎明。望蒼果然來了。便同着匡白天舟和凌知事商量。救援的人。分三路出發。凌知事派了胡司事。齎着三角公文。帶了六名得力的轎班。由陸路往九江。天舟望蒼匡白逸卿和兩個商界代表。由陸路往湖口。那兩位老頭兒和尙會計坐着一號救生船。由水路往湖口。這往湖口的兩路。那一路先到。便先進見梁統領。後而來的。却好預備做後應。並由天舟寫了兩封信。交給尙會計。叫他去找尋呂芸馨。程止雲。陶蘭谷。好做帮手。擺佈已定。便一齊飽餐動身。天舟的太夫人却再三叮囑望蒼匡白道。你們爲朋友的難事。自然應該不怕艱險。前去救援。只是現在時局未定。處處都不可大